

一记耳光

米哈尔科夫
讽刺剧选

С. МИХАЛКОВ • ПОШЕЧНИНА И ДРУГИЕ ПЬЕСЫ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米哈尔科夫，苏联当代喜剧作家，他的剧作在苏联舞台上久演不衰。本书选译了他的七部剧作：

- 自立墓碑
- 埃西顿军蚁
- 虾与鳄鱼
- 一记耳光
- 泡沫
- 不是那套公寓……
- 国王全都能办到……



一记耳光

米哈尔科夫

讽刺剧选

叶小铿 童道明 沙 金 李明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 МИХАЛКОВ

ПОЩЕЧИНА И ДРУГИЕ ПЬЕСЫ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75年版及其他版本译出

一 记耳光

叶小铿 童道明 沙 金 李明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插页 3 字数 284,000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7-5327-0362-2/I·166

定价: 5.80 元

米哈尔科夫和他的喜剧艺术

谢尔盖·米哈尔科夫是苏联老一代著名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二日生于莫斯科的一个书香家庭。他父亲很早就诱导他阅读诗歌，因此他从十岁起就开始写诗。有一次，他写了一首童话诗，登门送交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出版社的总编，一个小老头，接见了，请他把手稿留下来，同时递给他三个卢布。这三个卢布是米哈尔科夫第一次拿到的稿酬，然而这首童话诗并未问世。直到一九二八年，也就是他十五岁的时候，他的八行诗《道路》发表，算是他正式登上了文坛。同年，他被吸收为当地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会员，从此经常发表诗作。

一九三〇年，米哈尔科夫从皮亚蒂戈尔斯克市的中学毕业后，满怀青年人的豪情壮志，独身一人奔赴莫斯科闯天下。当时他的诗歌水平不高，发表的机会很少，靠稿酬是无法维持生活的，于是他去当工人，当地质勘探队员。他特别喜欢那充满浪漫气息的野外流动生活，时常在这种生活鼓舞下创作一些诗歌。

一九三三年，米哈尔科夫开始在首都刊物上露面，他创

作的歌曲经常被演出和广播，并不时在各种文学竞赛中获奖。三十年代的苏联青年诗人们热情澎湃，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讴歌劳动人民的光辉业绩。这时，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1935—1937）的米哈尔科夫认为，自己必须处于生活的中心，必须用创作来响应壮丽的时代。然而，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诗歌创作同当时青年诗人们的作品十分雷同，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一九三五年，他在《少先队员》杂志上发表儿童诗《三位公民》，接着写下多首儿童诗，如：《快乐的旅行家》、《你有什么？》、《斯维特兰娜》、《话说含羞草》、《斯焦帕大叔》等，并于一九三六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得到法捷耶夫、著名儿童文学家楚可夫斯基和马尔夏克的高度评价，从而促使他下决心从事儿童文学。一九三九年，米哈尔科夫因在儿童文学方面成绩斐然而荣获列宁勋章。

早在一九三八年，米哈尔科夫就根据马克·吐温的小说改编《乞丐与王子》，这是他的第一个剧本。此后他写了一系列儿童剧：《特殊任务》（1945）、《又哭又笑》（1945）、《红领巾》（1946）、《我要回家！》（1949）、《骄傲的小兔子》（1951）、《别人的角色》（1955）、《宽檐帽》（1957）、《忘却的掩体》（1962）等。这些儿童剧写苏联少年的勇敢精神和爱国热忱，写儿童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传统。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米哈尔科夫着手创作喜剧。《虾与鳄鱼》（1952）、《猎人》（1955）、《火车包厢》（1955）、《野人们》（1958）、《自立墓碑》（1959）、《埃西顿军蚁》（1960）、《一记耳光》（1973）、《泡沫》（1975）、《住店人》（1978）、《不是那

套公寓……》(1981)、《国王全都能办到……》(1983)等。他的喜剧主要是批判市侩哲学,树立新的道德观念。米哈尔科夫还写过一些正剧,如《伊里亚·戈洛文》(1949)、《失去的家园》(1950)、《注意,叶落了!》(1961)等等。他的剧本情节生动,舞台性强。此外,他还是《战地之花》(1942)、《他们有祖国》等影片的编剧,这两部影片均获斯大林奖金。

总之,米哈尔科夫是个多才多艺的作家。

二

米哈尔科夫是喜剧大师,他的作品在舞台上久演不衰。本书选译了其中七部。

《虾与鳄鱼》,三幕讽刺喜剧,初写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由瓦赫坦戈夫国家剧院首演,一九六一年作者改写。米哈尔科夫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夸张的滑稽风格,展示出外省一群地方名人的虚伪、愚蠢。一个自称从莫斯科来的工程师、副博士的连斯基,实际上是一个江湖骗子。他乔装打扮,花言巧语,骗得了当地负责干部洛波乌霍夫的信任,放开手脚,大肆活动。他骗得一个类似主任的职务,骗得洛波乌霍夫女儿的爱情,骗得洛波乌霍夫妻子的一对金戒指,骗得一张新的身份证,骗得两千多卢布的公款,骗得一个平庸的女演员的一段毛料,最后逃之夭夭。这是一段典型的行骗记。然而米哈尔科夫的意图不在于向观众讲述这段滑稽可笑的故事,而是揭露骗子得手的原因。洛波乌霍夫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任凭手下的人胡作非为,是个典型的以

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官僚主义者。他身边的一些人，包括他的妻子、女儿、秘书、朋友、下属，都是一群小市民，都在追求个人的安逸。秘书对洛波乌霍夫竭尽拍马溜须之能事，无非是想弄一套好房子；妻子和女儿追求的是有钱有势的女婿和丈夫；女演员则想通过贿赂，在首都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剧院和角色；会计贪图省事，玩忽职守，竟然把公款拱手奉献给连斯基，使骗子有机可乘。洛波乌霍夫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原则（如同意去教堂办婚事、指使部下给连斯基安排一个职务，因为他是一个“用得着的人”等等）。这一切都是骗子活动的有利环境，使他能在官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王国里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真相大白之后，剧中人担心被登上《鳄鱼》讽刺杂志，谁知果然如此，“鳄鱼”手持餐叉，把这伙大虾小虾吓得抱头鼠窜。真正的大虾在剧中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是用来表明洛波乌霍夫这条地头蛇鱼肉百姓的一个侧面；真正的虾则是这伙官僚主义者和小市民。

《自立墓碑》写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九年间，恰是苏联社会各界进一步批判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时期。这部三幕讽刺喜剧应运而生。一九五九年由莫斯科讽刺剧院首次演出。某市公用局长基里尔·波切苏欣利用职权，为自己在公墓里挑选了一座墓碑。他选中的恰恰是同姓同名的旧商人波切苏欣的墓碑。通过这段趣闻，我们见到，这位当代苏维埃干部、公用事业局局长，不仅同旧俄商人同名同姓，而且妙在局长现在坐的办公室安乐椅竟和墓

碑上的安乐椅一模一样。岂止如此。外表的巧合引出内在的巧合，不，应该说是必然引出内在的一致性。这位当代的局长、社会主义社会一局之长的理想、情趣、追求也同旧俄头等商人一模一样：香槟酒、吉卜赛女人的歌舞，“有酒，有女人”，此生足矣，这就是局长同志的追求，同头等商人如出一辙。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的意识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唯一使局长感到不足的是，不能象旧商人那样花天酒地，为所欲为，因而对旧俄商人大为羡慕。第二幕里穿插了一场梦幻。局长背靠墓碑，沉入梦境，梦见自己仿佛在一家革命前的饭馆里同旧俄商人及沙皇将军一起喝酒。米哈尔科夫通过局长在他们面前的表现，通过局长对他们的倾诉，揭露局长的灵魂。商人告诉局长，“该花的花，从不吝啬；好捞的捞，决不客气！”局长给自己捞墓碑这件事，恰好是这种人生哲学的体现。“我这是在跟私营商业代表亲嘴啊，总该有点什么感觉吧？可我对你的阶级意识一点也感觉不到！”这段话活龙活现地勾出局长的嘴脸。就在局长洋洋得意的时候，米哈尔科夫不惜笔墨，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他的心理变态。他占据别人的墓碑是非法的，因此心虚。“这一阵子我们常来公墓，别人不要有什么想法才好。”正当他坐在大理石安乐椅上飘飘然时，一对青年男女走过来，他赶紧爬下来。当青年说，那是一个低级趣味的官僚主义者时，他大为震怒，过后经过妻子提醒，才感到自己说溜了嘴，狼狈不堪。头等商人的女儿来谒墓，局长的把戏被揭穿，有关部门来检查盗卖墓碑的事，他吓得龟缩在家里，不敢出门。“接连做

了五个晚上的恶梦。好象商人先是掐住我的喉咙，然后又笑了起来！他笑哇笑的，又掐起我来了……”甚至连路人的笑声、孩子们的笑声、女人们的笑声、街头传来的笑声，都吓得他浑身哆嗦。最后，米哈尔科夫用寓意的手法描写他的下场。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他来到墓地，以一个苏维埃小市民的身份，坐大理石安乐椅上，渐渐被大雪盖住，而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了新年枞树。新的一年开始了，新生活在欢快的音乐伴随下阔步前进。小市民局长是生活交响乐中的一个不谐和音，带着这种人是进不了共产主义的，只好让他留在墓地，留在他给自己准备的安乐椅上。

《埃西顿军蚁》是一部三幕悲喜剧，写于一九六〇年，次年由莫斯科叶尔莫洛娃剧院首演。埃西顿军蚁原系南美洲的一种行军蚁。它们没有固定的住所，总是生活在行军、出击和抢劫之中。它们非常贪食、残忍，象强盗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剥削者。米哈尔科夫借用这种昆虫讽喻一批社会上的“埃西顿军蚁”，即那些不劳而获的贪婪者。昆虫学家杰列弗什金年近花甲，突然决定去跳伞。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举动，然而作者的目的不是写这件事本身，因此把这一事件推到幕后去，把昆虫学家身边的亲人们拉到舞台上进行一番表演。在他准备去跳伞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及女婿同他的续弦太太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绞尽脑汁想多分一点遗产：别墅、藏书、藏画、昆虫标本等等。太太和大姨子抱着继承法推敲，商议遗嘱的写法。在他去跳伞时，家里忙得不可开交，斗争也就更加激烈。太太希望他立下遗

嘱，以便独吞家产；两个女儿及女婿则不要遗嘱，那样就可以平分秋色。原来准备自建别墅的女儿女婿也决定暂时不建，要等待继承别墅。大女婿说到某科学家死后遗产分割案时，太太对这个案件表现出异常的兴趣，情绪不安，激动得引起心绞痛——原因是怕丈夫把遗产都留给女儿们。就在杰列弗什金跳伞的同时，尽管他生死未卜，但家里人却在忙于寻找他收藏的名画，商量如何瓜分别墅，谁占哪间房子，等等，正象剧中人说的：“这简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他的太太甚至穿上了黑色丧服。总之，一场争夺战正在预演。孰知昆虫学家在小女儿陪同下，跳伞顺利，安全回到家里，家里人大失所望。这时，主人公宣布，要把藏画献给故乡；藏书献给母校；昆虫标本献给博物馆；而大家覬觐的别墅则献给勤劳的蚂蚁，绝不给那些埃西顿军蚁——他的大女儿、二女儿、女婿们、太太等等。这场戏写得非常精采，“人哪，人！有时候会变得不成其人！”米哈尔科夫笔下的这群市侩，已经丧失了人性，异化成一群埃西顿军蚁。

《一记耳光》写于一九七三年，次年首演于莫斯科讽刺剧院。这里，米哈尔科夫采用悬念手法，在序幕里安排谢格洛夫教授怒气冲冲地闯进自己助手的办公室，打了助手斯库拉托夫医生一记响亮的耳光。原来斯库拉托夫对病人们说，他可以安排谢格洛夫教授做手术，但是病人要付一笔酬金。一旦酬金到手，斯库拉托夫就以解决疑难病症为借口，请求谢格洛夫做手术。谢格洛夫一贯以助人为乐，无私地

帮助同事，却不了解斯库拉托夫这样的小人乘机收取贿赂。事情败露之后，谢格洛夫忍无可忍，便打了他一记耳光。这记耳光不仅打在他的面孔上，而且打在相互利用的市侩哲学上。正当谢格洛夫向党委写了申述书，要求处理斯库拉托夫时，从苏联最北方的城市之一——诺里斯克千里迢迢来了一个小病人，要求教授做眼科手术，“条件嘛，可以通过您的助手斯库拉托夫医生来商量……”这场官司最后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斯库拉托夫虽然离开这家医院，但仍然继续向上爬，谢格洛夫也未能从实质上解决贿赂这种社会现象，“这事过去了，可那种现象一点儿也不少。”由于这部戏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剧中议论较多。

《泡沫》，风尚喜剧，写于一九七五年，由莫斯科讽刺剧院首演。这是一部滑稽而尖锐的讽刺喜剧，矛头直指虚伪、卑鄙的人物。米哈尔科夫巧用喜剧手段，广泛而认真地研究产生虚伪和贪婪的社会和心理渊源。巧于钻营的人认为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对他们来说，买热门的“伏尔加”小汽车、进口家具、名牌冰箱，不费吹灰之力，弄一幢别墅也不在话下。可是，写一篇副博士论文，搞个学位，就不那么容易。这里需要特殊的“组织才能”。象马霍宁这样备受尊敬的人还是有办法的，只需付出一大笔款子，自有一批会写学术论文、熟悉现代科学的人为他捉刀。这就是所谓商业化的“学术思想”。物化这种“学术思想”的是“索洛马”公司——专干捉刀生意的地下团伙。这伙人已经炮制了七名副博士和两名博士。马霍宁结果也顺利答辩，成了

副博士，如今正在为博士奋斗。博士之后，还有通讯院士……总之，他成了一个“有学位的寄生虫”。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在于学位的不正常效用（可以升官、发财、出国），在于以博取领导欢心、谋取私利的下属（“半个灵魂”的波卢杜什金）吹喇叭抬轿子，在于爱贪便宜的上层人物（部里的阿列尔基欣在打猎时接受马霍宁的馈赠：窝棚、鸭子、驼鹿肉）。米哈尔科夫还把社会因素同心理因素溶于一体，通过揭露心理因素来揭露社会因素，自成一格。波卢杜什金把一具精巧的茶炊送到马霍宁家里。马霍宁是一个现代派人物，家里的摆设都是最现代化的。他要茶炊干什么呢？原来他订这只茶炊另有用意。他是为将来着想。譬如，某权威人士喜欢收集茶炊，可以利用祝寿的名义奉上这具茶炊，因为这位人士是个有用的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由他写论文鉴定，一定是有分量的；需要时，还可以关照一下。米哈尔科夫不愿让马霍宁继续混下去，因此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正面人物——马霍宁的毛脚女婿普罗索夫。正当马霍宁的亲朋好友庆祝他答辩成功时，百事可乐的泡沫如云如烟，马霍宁就泡沫发展即兴演说。普罗索夫听见泡沫一词受到启发，认为是小品文的绝妙标题，连忙打电话给编辑部，要求把小品文的题目改为《泡沫》。于是大家都猜到，普罗索夫的小品文正是揭发“索洛马”公司的。马霍宁的博士梦，马霍宁本人，都是一堆泡沫，最后都必将破灭。

《不是那套公寓……》，喜剧，发表于一九八一年，是“供儿童与成年人观看的两场剧”——《孩子同志们》中的第一

场；第二场的名称是《天外来客……》，嘲讽剧。两场在情节上没有任何联系。《不是那套公寓……》描写一个小偷偶然弄错了人家，碰见一个十三岁的中学生。因这一家穷，什么也没偷到，小偷却交了一个朋友。言谈之间，小偷受了中学生的劝谕，下定决心改变自己整个生活，最后“金盆洗手了”。情节虽然简单，却渗透着一股高尚纯洁的人性。中学生一面巧妙地教育小偷（也只有二十五岁），一面又掩护他，使他有改悔的机会，何况他也不是惯偷。整场戏生活气息非常浓。圣像、图书、日本收录机都是苏联梁上君子的热门货。冰球赛是苏联广大青少年迷恋的对象。他们之间的谈话生动活泼，完全是青少年的口吻。一些警句，如“我们过日子老老实实，所以觉也睡得稳”，“他下决心做个诚实的人”，“您应当有一位要好的女朋友，她会帮助您正常地生活”，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对话里，完全不象是说教。《不是那套公寓……》说明两层意思：孩子们能以自己的热情改造成年人的生活；孩子们能以自己的智慧改正成年人的错误。总之，后生可畏。这部戏人物少，情节简单，适合于小舞台演出。小舞台剧作为一种话剧形式，尚缺乏理论上的概括。

《国王全都能办到……》，两幕风尚喜剧，发表于一九八三年。科学博士钦扎诺夫正在编织一张关系网。网上人物有：州基建局局长、桥梁建筑公司经理、副部长、《建筑》杂志主编、系主任、总务处长、评选委员会秘书、科学院院士。他们利用职权，互相勾结，达到个人的目的。钦扎诺夫使出浑身解数：酒肉宴请、考大学走后门、疗养证、电话机、大歌

星的签名照等等，把这张网织起来，以达到他本人的目标：高架桥的建设荣誉和奖金。这伙人各有各的私利，正如钦扎诺夫在庆功会上说的那样：“这个不公开的同盟中的每一个成员，只需要一眨眼就能彼此相识；只需要一张口就能互相了解。他们由无形的心照不宣的锁链联结在一起。他们在相互之间交换着个人的威望、多方的关系、人间的幸福……”多么可怕景象！然而老天有眼。就在他们得意忘形、欢庆得手的时候，传来了他们为之得奖的高架桥倒塌的消息。国王什么都能办到，却欺骗不了生活。剧中并无国王这个人物。关系网就是国王。米哈尔科夫最后给关系网的成员们安排了一个可耻的下场。他们的行为害人害己，是不道德的。作者从伦理视角揭露破坏社会生活的行为，加深了这部喜剧的内涵。作为不道德的化身的钦扎诺夫，必将受到制裁。

三

综观米哈尔科夫的喜剧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喜剧艺术的若干特点。

首先，米哈尔科夫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喜剧因素。他以艺术家的胆识，用放大镜观察生活，抖落出生活的污垢。无论是赫列斯塔柯夫式的行骗记、官僚们的巧取豪夺、埃西顿军蚁般的贪婪、关系网的弄权谋私、江湖医生的趁火打劫，还是“有学位的寄生虫”骗取学位，都是扭曲了的形象，都是人性的异化，都是生活的泡沫，违背广大社会公众的道

德和价值观念，因而含有丰富的喜剧因素。米哈尔科夫着眼于日常现实生活，使他笔下的喜剧人物栩栩如生，使作品提出的生活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其次，米哈尔科夫善于运用讽刺艺术。他的讽刺矛头有明确的针对性，尖锐地指向同社会主义审美理想格格不入的官僚主义、市侩哲学、违法乱纪。为了达到强烈谴责的目的，他还采用夸张的手法。公墓里旧俄商人的大理石安乐椅墓碑，竟同苏维埃公用事业局局长的办公椅一模一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大讽刺，同时极易造成滑稽情境，从而加强讽刺的效果。

第三，米哈尔科夫善于发挥喜剧的净化作用。他的喜剧充满战斗意义，寓教育于喜剧因素之中，所谓“嬉笑诙谐之处，包含绝大文章”。在那些“埃西顿军蚁”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得到时，他们的处境就更加荒唐，他们的忙碌就更加可笑，他们的贪婪就更加卑鄙。这一切对揭露市侩哲学、净化观众的心灵，是极有效的。观众相信，最后一场大雷雨必将荡尽一切污泥浊水。

第四，米哈尔科夫善于运用笑的武器，他笔下的笑，集否定和肯定于一身，促使观众通过思考对否定的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从而激发观众决心扫除生活中的一切“泡沫”、一切寄生虫，激发观众追求更美的、更和谐的生活，进一步肯定社会主义的审美理想。

第五，米哈尔科夫巧于编剧艺术。他的喜剧充满活力，剧情安排丰富多彩、跌宕起伏。或用悬念，或用象征，或用

梦幻,或用比喻,或用铺陈,其目的都在于造成喜剧情境,把喜剧推向高潮。

总之,米哈尔科夫的喜剧艺术自成一格,必将有益于我国戏剧界的研究与借鉴。

白嗣宏

一九八五年五月

作者的话

讽刺是一种艺术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史以来，讽刺与人类的恶习和缺点进行了长期斗争，把它们揭露出来，让读者和观众嘲笑它们。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着新的社会制度，就得与阻碍社会发展的种种现象进行斗争。这是一场新事物与老朽的旧事物之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讽刺作为当代文学的一种战斗体裁，对新事物是个好帮手。苏联的讽刺是党的得力助手，它博得苏联人民的好评。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恶习和缺点，如：追名逐利、贪污受贿、假仁假义、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等等。我们的社会正为消除这些现象而进行着斗争。缺点不该掩盖，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在森林里遇到树墩，不能绕道而行，应该把它们连根铲除。讽刺的作用就在于此。

这本选集收集的我的几个剧本在苏联戏剧舞台和中央电视台上都广泛地演出过。但愿中国观众能象苏联观众一样理解这些喜剧。

谢·米哈尔科夫

1985年10月19日